

的編者
的話

從切利總主教北京之行看中梵關係

梵蒂岡現任教廷財產管理部秘書切利總主教(C. M. Celli)聯同格拉齊奧西蒙席(G. R. Graziosi)於二零零六年六月廿五日抵達北京，與中國高層官方人士進行「非正式會談」。

有關切利總主教今次訪華之行，國際傳媒的報導不多，似乎並未帶來任何有震撼力的成果，香港一份英文報章更於七月二十一日之報導中，以「沒有具體建樹」來形容今次北京之旅。然而，本刊全人認為，切利總主教到訪北京，在中梵關係談判上實在具有突破性的意義。

外交接觸，按高低層次的區分，及正式與非正式的區分，可列為四類。低層次非正式接觸只是在偶發的境況中出現，未必具實質作用；要說到發展外交關係，必須起碼有低層次的正式接觸及高層次的非正式接觸，才具備交談平台的作用。中梵雙方在過往十多年間，已經建立起低層次的正式接觸；高層次非正式接觸亦不時出現，包括一九九三年艾切嘉利樞機應中國體委主任邀請訪華，並與中國高層會面。然而，十多年過去了，中梵雙方的高層接觸一直是透過「第三者」的邀請而進行。今次切利總主教訪京，雖然中梵雙方同意將會面定位為「非正式會談」，但卻是首次無需第三者作中介的高層直接對話，其「會面」本身就極具里程碑意義。

再者，早有傳聞切利總主教之行，在二零零六年三月份經已由雙方高層敲定；其後發生了四五月之間的非法祝聖事件，氣候一時不宜雙方會面，但意想不到兩個月後，雙方又能下定決心強化溝通，這反映出「改善雙邊關係」在中梵雙方的行事日程表上，都有極高的重要性。

另一點值得注意的是，切利總主教的北京之行，較原來計劃延長了一天，以至他們要順延在山東的文化之旅，而到七月一日才起程離開中國。這一天額外的會面，看似平平無奇，卻反映出今次會議觸及具體的議題，而絕非空洞的外交禮節性會面。

更重要的是，中梵雙方都對目前的接觸緘口不言。雙方的沉默有賴政府內部的高度紀律而得以實現。在北京方面來說，這樣的緘默，似乎是要告訴如國家宗教事務局及中國天主教愛國會等中層人員，不要再在中梵問題上做「小動作」。

中央政府也許一直在宗教問題上吃盡了苦頭。這些痛苦的起源，在於未能體會宗教政策對天主教會所造成的困擾，這從胡錦濤主席於五月份以書面向中國的年青天主教主教表達的勸勉，可見一斑。作為無神論政黨的領袖，胡主席只是促請各位主教「好好地傳福音」，而對「獨立自主自辦教會」這些老口號隻字不提，當中難言之隱，躍然在紙。

中央政府無疑在天主教會身上花了大量經費，但用錢愈多，麻煩愈大，這是因為大方向出了問題，技術上的小修小補於事無補。兼且，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中央花費的金錢，好處都落在某些主管宗教事務人士的口袋裡。地方官員吃裡扒外，瞞上欺下，結果令到中央「宗教政策」的實效付諸流水，而包括天主教會在内的宗教人士，又屢屢受到不人道的對待。眼看河北省幾位天主教年長的主教遭到地方幹部的迫脅，黑龍江省官員爲了盤問魏景儀主教而導致他不能送郭文治老主教最後一程，此種有歪天理人倫的劣行，實令中央政府面目無光。

要改變這些不正常的處境，中梵雙方高層加緊直接接觸，是當前解決問題的最佳方法。

林瑞琪 二零零六年七月二十八日 書於香港聖神研究中心